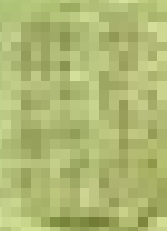


西
堂
日
記

兼
葭
堂
雜
著
摘
抄



通鑑纂要
卷之四
目錄



蒹葭堂雜著摘抄

陸
楫
撰

中
華
書
局

蕙霞堂雜著摘抄

此據紀錄彙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兼葭堂雜著摘抄

明 陸楫撰 字思豫上海人
詹事文裕公子也

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，恢復中華之正統。人謂闢乾坤於再造，功高湯武，不但邁漢唐宋而已。愚以爲此固天命聖神爲千古除兇，爲百王雪恥，無足異者。但高皇卽位改元之年，已混一四海，在位三十一年，身致太平，壽七十有一，諸子二十餘人，親封王爵，星布海內，古今帝王之全福，亦我高皇一人而已。

孝康敬皇后張氏，孝皇配也。孝皇平生無別幸，與后相得甚歡。后二弟俱封爵，勢傾中外，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爲莊田者，上命司禮太監蕭敬、刑部侍郎屠勳、大理寺丞某往勘之。敬與勳等俱秉公，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處。敬復命於內廷，適當上與后方對膳，后聞甚怒曰：「外邊官人每無狀，猶可。汝狗奴亦若是耶？」上亦伴怒且罵。及后退，呼敬曰：「纔所言非我本意，汝得無泄此語耶？」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。敬力辨未嘗聞於外，上猶不信。卽遣人各以

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。且云。偶與后有怒言。特戲耳。恐爾等驚怖。以此爲慰。驚又進士潘鐸。新除給事中。進一疏。數日不下。忽一日。上退朝入內。忽宣潘鐸。時鐸以疾不在。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。上面諭曰。潘鐸有一疏。字樣多錯。我即欲批出。令其回話。以其新進。恐挫其銳。爾汝可諭之。君父之前。何其不慎也。鐸聞威權。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。爲上倚任甚切。公久有疾。乞休不允。以兵部尙書劉忠宣公大夏爲上所信任。特洩其代言于上。一日。忠宣奏事畢。附奏曰。戴珊病篤。願陛下姑放歸。以延其生。上從容問曰。此汝自言。抑珊洩之言耶。忠宣對曰。不敢欺。此實臣往視珊疾。珊力洩臣言爾。上卽曰。汝爲朕致意。天下尙未平。珊何故欲去耶。忠宣以告珊。珊感泣不復言去。竟卒于位。

論治者類欲禁奢。以爲財節。則民可與富也。噫。先正有言。天地生財。止有此數。彼有所損。則此有所益。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。自一人言之。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。自一家言之。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。至於統論天下之勢。則不然。治天下者。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。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。予每博觀天下之勢。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爲生。其地儉則其

民必不易爲生者也。何者。勢使然也。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。吳俗之奢。莫盛於蘇杭之民。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。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。不知其幾何也。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。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。其居人按時而遊。遊必畫舫肩輿。珍羞良醖。歌舞而行。可謂奢矣。而不知興夫舟子。歌童舞妓。仰湖山而待蠹者。不知其幾。故曰。彼有所損。則此有所益。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。則奢可禁。不知所謂奢者。不過富商大賈。豪家巨族。自侈其宮室車馬。飲食衣服之奉而已。彼以梁肉奢。則耕者庖者分其利。彼以執綺奢。則鬻者織者分其利。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。羨補不足者也。上之人胡爲而禁之。若今寧紹金衢之俗。最號爲儉。儉則宜其民之富也。而彼諸郡之民。至不能自給。半遊食於四方。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。要之先富而後奢。先貧而後儉。奢儉之風。起於俗之貧富。雖聖王復起。欲禁吳越之奢。難矣。或曰不然。蘇杭之境。爲天下南北之要衝。四方輻輳。百貨畢集。使其民賴以市易爲生。非其俗之奢故也。噫。是有見於市易之利。而不知所以市易者。正起於奢。使其相率而爲儉。則逐末者歸農矣。寧復以市易相高耶。且自吾海邑言之。吾邑僻處海濱。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。

諺號爲小蘇州。游賈之仰給於邑中者。無慮數十萬人。特以俗尙甚奢。其民頗易爲生。爾然則吳越之易爲生者。其大要在俗奢。市易之利。特因而濟之耳。固不專恃乎此也。長民者因俗以爲治。則上不勞而下不擾。欲徒禁奢可乎。嗚呼。此可與智者道也。

國朝成化弘治間。大學士劉文靖公健。丘文莊公濬。同朝。雅相敬愛。劉北人。器度嚴毅。在內閣凡事獨秉大綱。其學問不事博洽。丘南人。則博極羣書。爲一時學士所宗。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。一日。劉對客論丘曰。渠所學如一倉錢幣。縱橫充滿。而不得貫以一繩。護其學無大綱也。丘公聞之語人曰。我固然矣。劉公則有繩一條。而無錢可貫。獨奈何哉。士林傳以爲雅譴。二公雖名位相抗。而劉相孝廟二十年。碩德重望。卒受顧命。稱本朝賢相。丘之所就。似爲不逮。相業豈以博洽爲貴哉。

自隋設進士科。至宋則定甲第。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。或二十餘人。及國朝我太祖高皇帝定制。進士第一甲例取三名。釋褐日。即授翰林修撰編修等官。儲之館閣。以備台輔。其重無以加矣。然讀蘇老泉之文。有曰。今進士三人之中。釋褐之日。天下望爲卿相。不十餘年。未有不

爲兩制者。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。而銓選資序。或亦以三人爲重。國朝之制。亦祖其意而爲之與。然不可考矣。

邑先達有沈雲者。字子龍。以鄉進士就教。擢國子學正。夜忽夢一婦人。囚服再拜曰。妾名迎春。以冤抑入死獄。公其爲我釋之。沈不知所謂。及丁外艱歸。服闋。上天曹補選。復夢如初。已而除授河南汝寧府通判。到任與諸僚就公宴。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。太守方宴畢。卽謂沈曰。有婦人迎春死犯事。君初政當一審鞠之。沈愕然道前夢。諸僚皆以爲異。遂爲此婦白其冤。復審知此婦入獄未久。計得夢時。其婦尙未獲罪也。吉凶事前定類如此。

本朝不設丞相。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。入內閣典機務。禮絕百僚。人稱爲宰輔。自設科以來。由狀元至內閣者。尙書胡文穆公廣。太傅曹文忠公鼎。少保陳公循。太傅商文毅公輅。學士馬公愉。太師彭文憲公時。太傅謝文正公遷。太保費文憲公宏。太保顧文康公鼎臣。僅九人。狀元年最少者。卽費文憲公。登第時年二十。最長者曾彥。登第時年五十四。

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。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。自周以來。不設專官。爲大臣兼秩。俱文階之極。

也。本朝自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爲正二品。故職官以尙書爲極。三公秩正一品。三孤秩從一品。俱爲大臣加官。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。文臣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尙書其加秩則周流三孤止於少師而已。歿則方以三公爲贈官。天下政權皆出文臣。右文而左武。自然之勢也。故朝廷法不得不借加秩以低昂之。此祖宗之深意也。三公以太師爲極。自開國迄于今。文臣贈太師者尙書三人。塞忠定公義。饒忠襄公銘。王端毅公恕。內閣大學士十二人。楊文貞公士奇。楊文敏公榮。楊文定公溥。李文達公賢。萬文康公安。劉文穆公吉。彭文憲公時。徐文靖公溥。李文正公東陽。劉文靖公健。梁文康公儲。張文忠公孚敬。共十二人。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紀。

尙書吳文定公寬。字原博。號匏菴。蘇之長洲人。少有異質。屢試於鄉不第。年三十餘得充邑庠貢。務博學。攻詩文。不專治舉子業。決意不就場屋。偶於一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。懸之堂上。忽一達官見之。稱羨不已。問其人。主人以實對。達官乃苦勸之就試。公從之。遂舉于鄉。壬辰試禮部第一。廷試狀元及第。仕至禮部尙書。文章器識。爲館閣名臣。所著有匏菴集行。

於世士之通塞。信有時也。又公少有介行。聞于鄉。偶百里外一富家主。方幼。有母在。延公爲館師。其家有女及笄。窺見公姿容。心悅焉。朝夕輒以肉羹。遣親婢竊通意於公。公恐見汚。乃求見其主母。懇以他故解館去。人扣之。公終不言。及後其女故。公晚年始道此。以訓示子孫。其厚德如此。

沈周號石田。吳中名士也。博學工詩畫。放浪山水間。隱居不求仕進。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。銀燈剔盡謾咨嗟。富貴榮華有幾家。白日難消頭上雪。黃金都是眼前花。時來一似風行草。運退真如浪捲沙。說與吾兒須努力。大家尋箇好生涯。雖語涉俚。然亦有趣。可誦。及易簀時。口占一律云。了卻平生事已休。又承仙詔赴瀛洲。清風明月人三箇。野草閒花土一坵。夢短夢長終是夢。愁多愁少終成愁。于今大寐茫茫去。不管人間春復秋。詞意淒婉。聞者爲之墮淚。又晚年一感興詩云。今日殘花昨日開。思量年少總成埃。數莖白髮催將去。萬兩黃金買不回。有藥駐顏終是夢。無繩繫日重堪哀。此情莫與兒曹說。直待兒曹自老來。俱直寫性情。不假修飾。

本朝靖難死事之臣。以天台方孝孺爲首。孝孺博學宏材。少時嘗過嚴陵釣臺。有古詩一章。敬賢當遠色。治國須齊家。如何廢郭后。寵此陰麗華。糟糠之妻尙如此。貧賤之交安足倚。羊裘老子早見幾。卻向桐江釣煙水。此不獨工於詩。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。

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。俱有定額。雲南貴州二省。以夷方地僻。解額獨少。二省鄉試士。俱合試于雲南。共五十五名。雲南三十四。貴州二十一。其後貴州士若干。就試於雲南。嘉靖丁酉。巡按御史王杏。題請乞分科。詔行之。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。貴州解額增至二十五名。共增十名矣。湖廣解額八十五名。庚子。撫按合請于朝。以湖廣乃今上龍潛之地。皇考獻皇帝德化所及。乞增額。詔增至九十名。本朝慎于舉士類如此。

太師劉文靖公健。河南洛陽人。天順庚辰進士。在翰林二十餘年。成化末。入閣典機務。又二十年。官至少師。大學士。老成忠直。海內翕服。弘治末。受孝皇顧命。正德初元。以逆瑾將用事。公懇疏乞休。歸田時。年七十四。家居蕭然如布衣。坐一帷中。不問門外事者十餘年。享年九十四而卒。子東。弘治丙辰進士。本朝卿輔。德望福壽之隆。無與爲比。嘉靖初。太師。大學士楊一

清號蓬菴。家君嘗受業者。才略蓋世。所在輒有政績。故事不由翰林。不得入閣。本朝雖有數人。然皆出自特恩簡用。不得爲例。公其一也。已而歸田。年七十餘。今上特起公於家。改兵部尙書兼憲職。總制三邊。道經洛陽。謁文靖。文靖出見公。辭色甚倨。伴問曰。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。公隨問而對。文靖曰。旣爲閣老而復出作總制。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。公亦細云。朝廷簡命。不得不赴。文靖仍曰。進止由汝。何得乃爾。我老不能對客矣。遂命二孫陪茶。楊公大慙而出。文靖雖辭嚴誼正。然覺太峻。雖下此忍不能當。況勢位頗頗者乎。第楊公服義。能受先達正言。皆盛時事也。近世一登樞要。雖先輩長者。亦皆曲爲面諛。以取容悅。而後生得志。祿位相抗。便不能受正言於人。遂使世道愈下。古誼不復。二公遺響。遐哉不可及矣。

嘉靖己丑。蓬菴楊公爲首相。上倚注甚切。時議禮諸公。受知于上。相繼登樞要。尙書霍文敏公。輅時爲詹事。忌公尤切。特疏劾公。上大怒。削秩賜罷。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。一網打盡。有大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。受恩久。百凡家蠱。公保護如子弟。公在相位。援育入文華殿供事。以書寫資勞。例得受京職。時亦以公黨與。恐遭斥逐。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。呈於文敏。以求

自解。不意數月後。以暴疾卒於家。其子奉柩還。公猶易服弔其喪。其子跪泣曰。人子固不敢言親過。但悖德者不祥。吾父負公而死。天也。願公無弔。公笑曰。爾父豈負我者。我爲人所陷。波及汝父輩。汝父欲保全身家。萬不得已。姑借我。以免禍耳。吾獨不能諒之。是吾又負汝父矣。人皆服公雅量。

太保費文憲公。年十六。領癸卯鄉薦。赴試禮部。道經呂梁。洪時。公從父某爲主事。有事於此。一見公。卽曰。吾姪此行不第。當卒業北雍。公愕然問故。答曰。近得一夢。吾見姪在北監。領籤出館。籤上寫彭時二字。彭公。狀元宰相也。吾姪勉之。已而公是年果不第。卽入北監讀書。專事博洽。以資策學。至丁未。果狀元及第。官至少師。太學士。計得夢時。彭公尙在。及後彭公卒于官。諡文憲。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。亦卒于官。諡亦如之。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。雖考終賜諡。如出一轍。亦異矣。

古者天王教世子。必齒讓於學。曰。有君在則禮然。有父在則禮然。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。王魏不死建成之難。後之君子猶或宥之。謂宮臣亦天子之公臣。非太子之私臣也。自漢以來。

先王之法。變易殆盡。而羣臣於太子。未聞有稱臣者。此綱常大義也。我皇明治教卓越百王。獨高皇晚年欲崇重東宮。制令百官奏事東宮者俱稱臣。自是天下司府州縣。每歲逢聖誕。有萬壽千秋二節。是分明二上矣。恐先王垂世立教之意不若是也。又喪制。古者父在而母服。齋衰杖期。父死然後爲母如父服。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。至唐武后與政時。上便宜十二條。其一欲令父在爲母服。齋衰三年。爲罔極之恩一也。雖制與父同。然猶不敢服斬衰。沿於宋元不廢。猶知有大義也。至本朝則父母之服不分存亡。俱服斬衰矣。獨祖在。嫡孫爲祖母不承重。尙沿舊制爾。庶子以官秩受封。嫡母在者。止封嫡母。生母不得受封。此亦厭於嫡母之義也。至於嫡母在而生母亡。又仍服斬衰。與嫡母同。於義乖矣。且我高皇嫡庶之辨甚嚴。親王及正妃年五十無子者。方許立庶長爲世子。故今建儲之法。亦必立嫡。然東宮登極。雖正后在者。生母卽並尊爲皇太后。無復有厭於嫡母之義矣。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。自漢以來。無有不沿此制者。按先王重嫡之法。則天子生母厭於嫡母者。止宜尊爲皇太妃。嫡后崩始宜追尊爲太后。則大經正矣。此皆綱常之重者。使復古之主出焉。稽經按禮。著爲定典。以

正萬世之大經。其功豈小補哉。

每見館閣諸先達。對後學縷縷道國朝典故。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。每見國朝前輩。抄錄得一二事。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。蓋士君子有志用事。非兼通今古。何得言經濟。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。而魏相條晁董之對。特見重於朝廷。良亦爲此。朱文公有言。知古不知今者。葉正則也。知今不知古者。陳同父也。既知古又知今者。呂伯恭也。今世學者。儘有務爲博洽。不究心當代事故。一問及朝廷典故。及一代之經制沿革。恍如隔世。縱才華邁衆。恐其見諸施爲。自多窒礙。宜識者目爲俗學。無足怪者。

海邑士有楊學禮者。別號東濱。少負文學。竟落魄不第。與家君學士爲忘形交。予童時嘗憶其春興詠一絕云。萋蒲枸杞滿庭栽。書閣垂簾半掩開。蛺蝶不嫌春色澹。隔牆飛去又飛來。頗有天趣。又晚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。風物蕭疎兩鬢絲。感懷常在夜深時。心灰未冷金猊熱。首級無功鐵馬悲。杜宇敢言遊子怨。芙蓉空帶美人姿。山家自有陽春調。不與多才宋玉知。亦可謂寫出心事矣。

吳中名士陸楠。登鄉薦。上南宮不售。歸過揚州。鈔關有部官司關。欲稅其舟。楠投一詩云。獻策金門苦未收。歸心日夜伺東流。扁舟載得愁千斛。幸有明王不稅愁。其官見詩。迎而禮之下。第士聞者爲之絕倒。

嘉靖庚子。予自京師還。過淮陰漂母祠。見題古詩一絕於壁間。有云。賢哉一飯恩。千載猶廟食。如何漢諸陵。寂寞生荆棘。吁。可以志感矣。

予嘗有理外之論。物外之想。人稱天子富有四海之內。所謂四海者。今中國以交廣爲南海。遼渤爲東海。西北二海則隔絕夷虜。不知所在。予嘗狹隘中國。我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。而今京師之北。不五百里。便爲大漠。天子獨以三面控制萬里。其西域北虜所占。又不知其幾何。然則四海之內。天子所統馭者。或不及十之一二。未可知也。昔人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暨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莫不尊親。不過誇揚之爾。非實錄也。每恨初開闢時。天分華夏。何不環四海以爲家。四面皆數萬里。無山川沙漠之限隔。盡爲平陸。撤華夷備禦之勞。則君相代天撫治。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。豈不快哉。抑豈造化之氣不齊。而華夷險阨。正所以警戒人君。